

## 风的手，翻遍大地

孙道荣

风有一颗好奇之心，它要将大地都翻一遍。水稻秧刚插下去，风就来了，它轻柔地翻动秧叶，看它们有没有生根。风见证一株水稻秧的成长，到了水稻灌浆，稻穗变得沉甸甸，微风已经翻不动了，它便派更多的风来，在稻田里穿梭，你看到的稻浪，实是风的外形，稻有多浪，风就有多浪。

如果是在麦田，这一切能看到更清晰，风在麦地里嬉戏，摇动麦秆，必有一缕风，被麦芒轻轻一刺，像针扎破气球，气球里的风嗷嗷地溜走。一位老农，摘下一颗麦子，用双手搓揉，看看麦粒有没有变实，他噙起嘴巴一吹，麦芒飞了，麦壳也飞了，只留下麦粒在手心。风会追着那些麦芒，往远方飞。

风也喜欢翻我奶奶的菜园子。就像我也喜欢钻进菜园子，摘辣椒，摘茄子，摘扁豆，这些都是晚上饭桌上的菜。还有绿绿的黄瓜呢，还有红红的西红柿呢，摘下来，在衣角上擦一擦，马上就可以吃了。风是我的同伙，它热心地帮我翻开瓜藤上的叶子，让黄瓜无处可藏。

我回到家，妹妹总喜欢翻我的口袋，看看我有没有从地里带回好吃的。妹妹不知道我也贪吃，我藏了一根瓜在裤兜里，还藏了一根瓜在裤腰带上，妹妹没有发现。风会很讨厌地帮妹妹翻我的衣角，扯得哗啦啦响。我慌乱地压住衣角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到了晚上，妹妹喊肚子饿，我最终还是没忍住，将那根瓜塞给了妹妹。风在外面呼啸，拍得木板门“啪啪”响，像我多年以后听到的掌声。

风更喜欢翻动我妈妈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刚刚都被水洗过，所有的口袋，更是空空如也，有什么好翻的？风有风的乐趣，它翻刚洗过的湿衣服，翻得自己也湿漉漉的，但它翻着翻着，衣服就被翻干了，“哗哗”作响。风一定喜欢听它翻过的东西，发出各种响声——沙沙的，哗哗的，呼呼的，忽忽的。邻居

家晾的衣服，跟我们家一样，也是又破又旧，裤腿上有洞，风就从一个裤洞钻过去，从另一个裤洞钻出来。没人在意，风在裤洞里乱翻乱钻，除了被风看出来那时候的日子又破又穷外，风找不到更多的秘密。

风还喜欢翻炊烟，炊烟本来都是直直的，要飞上天的样子，被风一翻，凌乱了，忽东忽西，很快散开，像黄昏时那些站在电线上的麻雀，被“咕咚一声”落下去的太阳吓一跳，四散飞开，这些麻雀在半空中飞着飞着，飞成一团黑，夜幕就彻底降临了。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村庄上空的炊烟，往天上飞，最后飞到云朵里去。我一直以为天上的云朵，就是一家家，一村村，一寨寨的炊烟，在空中汇聚在了一起，而成了云。

对了，风最喜欢翻的，一定还是天上的云。风肯定不愿像我们一样，只在地面上行走，它也不乐意只在跟我们个头一样高的地方游荡，风无论大小，都是长着翅膀的，它可以飞上天空，翻天上的云，追着云到处跑。我又不知道云里有啥，能翻出什么好东西来，但我和几个小伙伴，喜欢躺在土坡上，看风翻着天上的云，云团翻滚，云彩成带，都很好玩。有一回，风在云里翻出了一架飞机，那是我们在电影之外，唯一一次看到的真飞机，我们的心，从此跟着飞走了。

我一直相信，我们看到了飞机，飞机上的人，也一定在风翻开云朵的时候，看到了地上的我们，几个乡村的娃。我们的小脑袋下，枕着我们的课本。飞机飞走了，我们有点怅然若失，谁先拿起了做枕头的课本，认真地看了起来。我们也跟着翻开了书本。

风也回来了,帮我们翻书。风从此也喜欢上了翻书,它也许在书里的某一页看到,这几个乡村的娃,日后都会走出乡村,成为城里的一缕清风。



凝 视 董泽中 摄

# 老宅里的光

叶 静

高路亭,听起来像是一个女人的名字,立在高岗上,等着一个人。

是皖南深山里的一个村庄,不大,曾是有名的酒曲产地。几排农舍散落于山水间,墙灰白,瓦黑黑的。村前是大片大片的稻田,刚刚抽穗时,毛茸茸的,像初长胡须的少年郎,一身青衫立在阳光下。

村口立着一棵老槐树，枝干粗黑，两个壮汉张开双臂都抱不过来。一架水车落在水里，车身被风日熏染得漆黑，踩了踩，竟能转动，“吱呀吱呀”地响，像是从幽深的隧道传来的声音。一只乌鸦蹲在枝头，黑黑的眼睛转动着，望着来人。

刚下了雨，青石板湿漉漉、亮汪汪的。青石板边上是青绿的溪水，一缕缕水草像是在游动，那些灰色的小鱼儿在水草间游来游去，像是跟水草闹着玩。

大婶挎着竹篮，“吱呀”一声推开木门，跨过高高的门槛，蹲在青石板上，从竹篮里取出棒槌，准备捣洗衣裳。她抬头望望我，像见到老熟人，“来家里坐一下嘛。”

村中的房子大多有一百岁了，木格或砖雕的窗户，小小的、黑黑的，墙根长满深绿的青苔，门楣上钉着各种招牌，染坊，糖坊，盐坊，米市，酒坊……可以想见昔日的繁华和喧嚣。

一座老宅大门紧闭，屋檐下有一幅砖雕，有鱼鸟，有飞禽。仔细看，所有的木头上竟没有一根钉子。一座石头砌成的小院，有一个葫芦架，爬满藤蔓和碧绿的叶片。一只葫芦腆着圆滚滚的肚子，垂在竹架子下，在风中晃悠。有声响从屋子里传来。迈过青石门槛，跨进屋子，光线昏暗，堆满木头农具和木雕，那个织布的木梭与纺锤，刻着云朵纹、人字纹的屏风，还有捧着寿桃的小儿、奔月的嫦娥。捧起一块木雕，云朵之上栖着凤凰，凤凰俯身向下，似在打量斜依墙角的梅花，树下，一只梅花鹿转过头，眼神萌萌的，若有所思。

那位六十岁开外的男人正低着头，雕刻一块屏风，他身旁的方桌上是一堆工具和木雕。我走进去，他连头也没抬。阳光穿过小小的窗，一束微光落在他身上，飞尘与木头的香在光里浮游，旋转。

还是忍不住问：“都是你雕刻的？”

男人抬头,望我一眼,点点头,手中的动作始终没有停下。

“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吧？”

“嗯，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木匠。”

“我看村子的廊亭和屋里的家俱，都没见到一根钉子。”

“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木头上有钉子，就是眼里长根刺，是会挨板子的。”

我拿起一块人字纹的木雕屏风，又拿起一块梅花的屏风，左右端详，试着问他：“木雕能卖吗？”

“不卖的，你要是看中就带走。”

“那怎么行呢？”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捣鼓这些木头，也不为挣钱。”

“不挣钱,靠什么生活?”

“种田种地，偶尔打打零工，闲了就捣鼓这些木头。”

我静静退出小屋，男人依然没有抬头，他的身子笼在那束光里，手上的木雕也有光。

# 晒太阳

许若齐

中学时,有同学提出“晒太阳”有毛病:太阳怎么能晒呢?老师说这是约定俗成。然后就笑而不语了。

外国人叫日光浴。那年去法国嘎纳一带海滩，还未入夏，光天化日下，横七竖八地躺着一排排男女，中老年居多，壮硕得如同正在歇息的海象。

国人晒太阳，曾以取暖为第一需要。若在冬天的故乡徽州，不乏为一道温暖的风光。摄影师镜头里的构图大抵是：老屋斑驳的墙下，老人们着棉袄棉裤棉鞋，或蹲或坐，一边必有狗猫之类侧卧，另一边则是一溜老南瓜排列；墙上有成串的老玉米悬挂，亦不乏有几刀刚出缸的腌五花猪肉，粗砺的盐粒在阳光下晶莹发亮……

有些细节或许会被忽略，如他们膝下的一个火爐（亦叫火籃）。仔细看，还很有些艺术：爐体的篾料纤细如丝，编出的图案古风犹存；那双铮亮的铜质火筷怕是很有些年头了，上面还雕刻有饰纹呢！火爐里几块炭灰暗幽幽地燃着，将热烈收敛得从容不迫。网状烘盖是铜丝较编的，上面烤着徽州裹粽。形状很另类，枕头状、四只角尖尖的；长长的身子中间有两三道捆索。估计有大半个时辰了，裹身的箬叶已呈焦脆瓦解状，肉粽的香味袅袅飘出，范围有限地弥散在当头明亮的阳光里。

也有可能烤的是一个玉米馍。这等食物现已不多见，人们往往只能在这耳熟能详的民谣里感受到一种农耕时代的自我满足与陶醉：“手捧

